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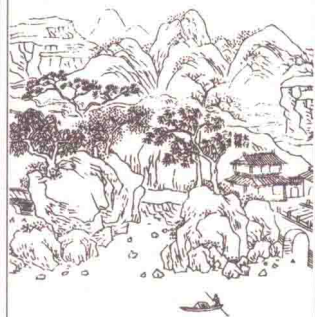
中國
書院

邓洪波 主编

学规集成

【第二卷】

中西書局





中國
書院

邓洪波 主编

学规集成

【第二卷】

中西書局



中国书院学规集成

江西篇

豫章书院

在南昌。创自南宋。明万历年间，巡抚凌云翼、潘季驯先后修葺，改名豫章二十四先生祠，祀宋元明诸儒。清康熙二十八年(1689)，巡抚宋荦改立理学名贤祠。三十一年，巡抚马如龙重建书院于祠右，选拔全省优秀人才入学，一时群贤毕至，成为由巡抚直接管理的江西最高学府。五十六年，巡抚白潢重建，藏经史群籍，以饷学者。五十八年，颁御书“章水文渊”额。雍正二年(1724)，巡抚裴倬复加修葺，十一年，赐帑金千两，建为省会书院。乾隆七年(1742)，江西巡抚陈宏谋制订《豫章书院学约》十则，以立志向、明义利、立诚敬、敦实行、培仁心、严克治、重师友、立课程、读经史、正文体训士。《学约》不仅发至省内各书院仿照执行，而且对全国书院都有一定的影响，标志着豫章书院已成为省内外有影响的著名学府。三十六年、四十年、四十四年屡修。道光十一年(1831)，巡抚吴光悦倡建考棚。同治八年(1869)，巡抚刘坤一檄县大修，建讲堂，增置斋舍，重购经史书籍藏于院中。光绪八年(1882)，附设孝廉书院，选举人入学肄业。二十八年，改为江西大学堂，旋改江西高等学堂。民国改工业专门学校、省立甲种工业学校。原址现为南昌十八中。

朱子白鹿洞规

(正文略，详见白鹿洞书院。)

陈宏谋：豫章书院学约十则

清乾隆七年(1742)

一曰立志向

自古圣贤未有不以立志为重者也。立志当先辨志，《礼》：七年，视离经辨志。盖在童稚即使之知所趋向也。先儒云：志于道德者功名不足以动之，志于功名者富贵不足以动之，志于富贵则无所不至矣。试问今之学者，其所志居何等乎？自其少时，父兄师长所以期望之者，惟在功名，而其所谓功名亦止是利禄耳，富贵耳，非真欲达功而立名也。盖竟以富贵即为功名，富贵而外复有求焉。趋向不端，宜其所学皆非也。譬如行路然，足未出门，先计何往。往京则北，赴闽粤则南，其路悬殊，未有南行而可以北赴者也。果志在圣贤矣，凡存心行事必求其可以对圣贤，凡不可以对圣贤者，不肯为也。即此已是圣贤一路人，犹之北赴者未即至京，决不向闽粤一路也，况志在必赴，即迟速先后不同，而终有可到之日矣。毫厘千里之差，止在立志。朱子曰：而今贪利禄而不贪道义，要作贵人而不要做好人，皆是志不立之病，直须反复思量，究见病痛起处，勇猛奋跃，不复作此等人，见圣贤千言万语，都无一字不是实理，方始立得此志。此言最为

痛切，其唤醒学者亦具有苦心。诸生从此认清路径，确然不为他歧所惑。此志一定，循序用功，自然有所成就，决不虚度一生也。

一曰明义利

陆象山先生讲义利章，有曰：人之所喻由其所习，所习由于所志。志乎义则所习者必在于义，斯喻于义矣；志乎利则所习者必在乎利，斯喻于利矣。学者趋向既端，自不应有喻利之事，今复为拈出者，以“利”之一字中，于人心如狂澜之不可止，如痼疾之不可疗，不得不反复言之。人生日用饮食，不能不资利以生，治天下者，体国经野无非为民求乐利。许鲁斋以学者治生为急，司马温公为相，每问士大夫生计足否，盖欲仰事俯育，有所依赖，乃得专志职业，乃心公家也。今欲诸生绝口不言利，其说亦过高而不情。然独不曰有义在乎？义者，心之制，事之宜，天地之经而民物之纪也。义利不并立，人看得利重，则义有所不顾矣。若看得义重，则利有所不顾矣。孔子曰：见利思义。曾子曰：以义为利。子张曰：见得思义。孟子曰：所欲有甚于生，故不为苟得。《易》曰：利者，义之和也。圣贤言利，未有不以义为权衡者，学者诵法圣贤，亦知惟义是求。一旦有事而止见有利，不见有义，或违义而争趋，或藉义而巧取，乃至下同市侩，是可哀也。昔人云：穷视其所不为，贫视其所不取。盖以贫穷则需利益切，而不为不取，固穷守志，异日当贵，胸中自有把握，不淫不屈之操已定于此。未有做秀才时干求苟得，惟利是趋，而居官能励廉隅，仗节义者也。石徂徕寓学南都，宁甘粗粝，人馈之盘餐亦不受。刘秘书贫困，温公以衣袜相贻，悉封还。韩持国欲赠金于伊川，至不敢出诸口。在温公、韩公未必欲以苟得贻人，亦可见贤者之胸次卓颖，可得之利亦有所不屑也。胡文定语子弟云：对人言贫，意欲何求？范蜀公曰：人不可广求，人知受恩多，则难以立朝。古人于义利之介，慎之于先而防之于后，往往如此，此真人鬼头关，看破此关，诸生乃有进步也。

一曰立诚敬

古来论为学之要，不外立诚主敬。真实无妄之谓“诚”，主一无适之谓“敬”。周子之教人以诚，程子之教人以敬，屡见于朱子之言，反复细绎，提撕不倦，可见其为切近之功，合内外，彻始终，所当无时无事而不用吾力也。而学者存主之要，则在乎不欺以为诚，整齐严肃以为敬。理本一贯，非难非易，事在勉强而已。不戒欺则动即欺人，而人终不为所欺，祇自成其虚伪；不整齐严肃，其心必放，心放则何思不可驰？何恶不可作也？先儒言立诚言立敬者多端，余最爱温公“生平无可对人言及”语。刘安世以立诚之要则曰“自不妄语”始，知其妄而复语之者，其心不免于欺；知其妄而遂断然不语者，即立此一语之诚也。故大学言心不在焉，视不见，听不闻，食不知味。先儒亦谓仰面贪看鸟，回头错应人。一身之官骸已不能照管，所谓整齐严肃者安在？试思一念之不欺，便觉身心皆泰；一时之戒惧，便觉邪妄皆消。学者惟有时时提醒此心，无所间断。凡读书穷理，应事接物，无大无细，莫不有真切恳挚，严恭寅畏之意，贯乎其中，作圣之功不外乎此。《书》曰：惟狂克念作圣，惟圣罔念作狂。只此敬肆诚伪之间而已，可不慎哉！

一曰敦实行

圣门言学，知行并进。凡论君子，言行并重。务知而不务行，徒费思索，无裨身世；能言而不能行，则所谓空言以欺世，虽言愈工丽，返之身心全无实得，正不知所读何书，所学何事也！

试思人生所接，不外此君臣、父子、昆弟、夫妇、朋友五伦；诗书所载，无非阐发此五伦之理。知者明乎此，行者体乎此也。朱子《白鹿洞规》首列五者，以为学者学此而已。学问思辨，所以为笃行之地也；修身处事接物，皆笃行事也。条件无多，援据该括，知其理之当然，而责以身之必然。朱子所期于后学者，惟在于躬行而已。至于力行之中，当以孝弟为先，而又以孝为本。盖孝为百行之原，能事父母者，必笃于兄弟，和于夫妇。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。至性厚者，待朋友亦不薄，其理原相因也。孝道至大，推暨至远，所谓爱亲者不恶于人，敬亲者不敢慢于人。孝弟之至，通于神明，光于四海，如此方尽得孝弟分量，何莫非爱敬之心所由推暨也。至于一介愚民何知学问？乃有至性真切，尽色养之，诚笃手足之爱，一门之内温然蒿然，便觉太和元气近在庭除，令人起敬起爱，虽曰未学，吾必谓之学也。倘身列士林，称先则古，而门内多惭，至性滋薄，反有愧于愚民，何以对圣贤，何以为人子，亦何以谓之学也？诸生读《白鹿洞规》久矣，今敬刊于前，复申之于此，冀诸生切己体察，返观内省，毋以洞规为习见习闻，仅作陈言，而忽躬行之实事也。

一曰培仁心

人有仁、义、礼、智之性，斯有恻隐、羞恶、辞让、是非之心。人不知性之有仁、义、礼、智，观于心之恻隐、羞恶、辞让、是非而知之，此孟子最善指点处也。夫四德兼该，斯可以言仁；四端备具，斯可以言心。然《易》曰：元者，善之长也。程子曰：仁统四端，兼万善。朱子亦以仁为众善之源，百行之本。是不独无恻隐之心者，不可以言仁，即无羞恶、辞让、是非之心皆谓之不仁，即谓之无恻隐之心者，则言仁而义、礼、智皆统之矣。《中庸》曰：仁者，人也。《孟子》曰：仁，人心也。程子曰：满腔子皆恻隐之心。人秉天地之心以为性，即体天地生物之心以为心。此心不待外求，随人可以认取，随事可以体验，故孟子言四端，独举孺子入井一段情事，指点恻隐之心。凡遇此心萌动，即滋培而长养之，务充满其分量，毋遏绝其根荄，由致曲以几于诚，而仁不可胜用矣。方书以手足痿痺为不仁，盖由一身之血脉，不能流通，则痛痒有所不知。入于斯世，斯民休戚不相关切，则此心痿痺，绝乎生气。生气绝则五官百骸徒走行尸，而人类或几乎息也。康节诗曰：“但求处处田禾熟，惟愿人人寿命长。”又云：“四方平定干戈息，我若贫时也不妨。”杜少陵诗云：“安得广厦千万间，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。眼前突兀见此屋，吾庐虽破受冻死亦足。”两诗之意岂必轻己重人，故为矫情之论？总由体天地生物之心以为心，并体天地生我之心以爱物，故随所见闻均有一段不容己于世之意尔。我之私不设于胸，畛域之见不牵于事，所谓心大则百物皆通，万物皆我一体矣。圣王行政，仁育不废义正，则凡用兵行军、听讼决狱之事，似于仁有所难尽，而非曲尽其行仁之术，推广其仁覆之量，以此见仁道之大，而盈天地间之事，皆一仁为之维持，盈天地之间之人，皆一仁为之联贯也，而可一息之或离乎？其或反是而自利之心胜，循欲之情深，无处不生荆棘，无事不有窒碍，则有接膝之间、同气之人而皆视若胡越、异类之貌不相涉，岂非不仁之甚者哉？然所谓此心不待外求，随人可以认取，随事可以体验者，虽当痿痺之顷，亦未尝不偶然流露也。惟继续之功最为切接，以己之心度人之心，不欲则勿施，强恕以求仁，汲汲思以救药之而已。诸生此时虽未有临民出治之事，而推己及人，如心强恕之功，正宜随时用力，豫养此心，使方寸中常有生物气象。就现在之地，培现在之心，行现在之仁。由亲亲而仁民，而爱物，逐次推暨，无时非仁，无事非仁。苟存心爱物于事，必有所济正，不必在得位乘

时也。范文正做秀才时，便以天下为己任，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。此实心中见得天下事，皆与我心有相关之故，所谓不容己之仁人也。此何等气象，何等心胸！与平时驰骛远，纷心利达者不同，诸生思之，勉之！

一曰严克治

自非圣人，谁能无过，过而能改则复于无过。然过之中，于人也有浅深，其治而去也有难易，此克治之功不可少也。程子曰：“学问之道无他，惟知不善则速改，以从善而已。”谢显道十年工夫去一“矜”字。吕东莱素褊急，一日读“躬自厚而薄责于人”，忽觉平日忿愤涣然冰释，朱子以为能变化气质。张思叔诘仆夫，伊川曰：何不动心忍性？思叔惭谢。足见古人读书正于有过处用功，闻过时得力。今人有过不喜人规，而人亦鲜有告之者，讳疾忌医，病何能去？至于怙过饰非，则病入膏肓，不可救拔矣。大抵过之伏于人也，其情甚暖，其势甚便，其治之也，贵严而有力。夫子思改过不吝者而曰内自讼。正如两造环庭，抵死仇对，要辨一个明白，分一个胜负是非，不容中立，稍一假借，便不济事。昔袁公序吕子《呻吟语》曰：“愿摄者十之二，径攻者十之七，能于世逆即于学顺，能于境逆即于理顺，能于情逆即于性顺，能于利逆即于义顺。”言改过之理至为痛快。诸生于声色货利之念，逐一查检，通以制之，逆以攻之，庶乎过之可去。邢恕一日三检点，程子犹以为不曾用功，况不检点乎？或有过而不自知，则又在乎虚心以观理，平心以度物，必使过之在己微疵毕见，无稍隐蔽，此省察所以又居克治之先也。

一曰重师友

朋友居五伦之一，而师又朋友之尊者也。民生于三事之如一，师无当于五服，五服弗得弗亲。以文会友，所以辅仁。吕氏曰：指引者师之功，行有不至，从容规劝者，友朋之助。师友之重由来尚矣。东汉最重师生，即宋儒游、杨二子雪深三尺，犹立程门，信道即笃，故事师尤至。今掌教复斋陈先生志行高洁，学问渊深，诸生幸模范之当前，得依归于此日，正宜敬信，率由虚衷求益。至于友以义合，道取相资。孔子言益者三友，直、谅居其二，友之为益可知矣。近世友道不讲，不以德业相劝为观摩，专以标榜声援为附会。胜己者嫉之，不如己者忽之。一文脱稿，朦圈谬赞，代为传诵。或妄为刊布，以希声誉，不过游场之计，全无乐道之诚。其不合者，作文虽佳，心窃忌之；其不佳者则又阳誉之而阴毁之。诸凡日用行事，往来交际，纯是一片偏党之私，遂至分门别户，党同伐异，久之排挤陷害，无所不至。友道至此，薄恶已极，五伦中有赖乎友者顾若是乎？夫朋友之助不浅矣。试思凡动一善念，行一善事，初时或见之不真，或行之鲜力，若得好友从中怂恿，有不倍加努力者乎？一念不善，一行不善，初时原觉不安，或迟疑不决，若得好友正言沮止，有不废然思返者乎？而讲书作文，则有奇共赏，有疑与析；或各见其长，或互质其短。甚至家庭骨肉有不忍言之苦难，而友朋能为我善全；生死患难，有不可解之仇忿，而友朋能为我排释。从道义上求朋友，即于朋友中得道义；从学问中求朋友，即于朋友中得学问。他山之石，可以攻玉。程子曰：“朋友讲习，莫若相观而善功夫多。”朱子曰：“责善所以尽我诚，取善足以益我德。”皆笃论也。至于观人论事，谈古道今，总须有一片平恕之心，以全公正之道，不可为已甚之词，以昧本心，不可为深求之论，以伤厚道。古人云，当于有过中求无过，不当于无过中求有过，皆朋友相集时所宜交勉者。苟其以褻狎为投契，以浮薄为通脱，言不及义，随口雌黄，诨语谐谈，转相则效，王伾吴语之讥，郑繁歇后之谑，损德损福，尤宜痛戒者也。诸生试思

今日者，一堂之上，远近之人，负笈相从，共执一业，共奉一师，其谊甚重，其情甚亲，以文会友之外，所谓以友辅仁者何在？所谓直者何人？谅者何人？多闻者又何人？不可不深长思也。我愿诸生取直、谅、多闻之友，以辅吾仁，而我亦必勉为直、谅、多闻以辅友之仁，如此则庶不愧朋友之一伦矣。

一曰立课程

“逊志务时敏，厥修乃来”。夫子生知之圣犹须敏求，大禹之圣犹惜寸阴，况其余乎？范文正公断齑画粥，手不释卷，夏月帐内读书，烟熏如墨。古人或带经而锄，或映雪而读，皆于艰难困苦之时不废研史穷经之事。今诸生负笈远来，明窗净几，日月舒长，良师好友萃于一堂，书籍可以纵读，膏火无虑匮乏，此而不读，尚在何时？听日月之迈征，负朝廷之造就，岂不可耻？岂不可惜？夫学者用功，最患因循姑待，又忌浅尝作辍。今宜仿《分年日程》之法，各置一簿以为日记功课，如某日清晨所读何书？何处起止？或新读，或温习，或先生所讲何书？午间、午后何课？灯下何课？某日作何题文字？馀功更读何书？或临何法帖？无论多寡，皆从实记，则每日检点心思，凝聚工夫之专否，亦可自验。积日而月，积月而岁，历历可考，工夫自然绵密，时日至不至虚掷。先生有省，可以查阅指问；余辈亦可不时取查，以观各生之勤惰也。如本未用功而妄自填写，及抽问茫然，尤涉自欺，则举平日设诚致行之志而尽弃之，岂复可以造就？至于每日内尤要聚精会神，息心静气，方能于理道相亲，卷轴有得。一经往来聚谈，由二三人以至五六人，由一时以至半晌，既耗精神，复荒时日。今宜各自闭户用功，不必彼此相聚。即有质疑问难，不可久坐妨功。况古人论学，多往来酬答之札，积久成帙，可志切磋之益，可验消长之几，正不必频频往还也。

一曰读经史

道理莫备于经，法戒莫详于史。经史者，学问之根柢，未有舍经史而可以言学者也。国朝制科试以经义，并令专治一经，欲学者一意研求，为通经之士。近来渐多流弊，惟知拟题作文，其不出题者，便忽而不讲。即出题之处，亦不过粗知本句大意，可以敷衍成文。更有剽窃雷同，即章句亦多不能记忆者。史学则更无论矣！十三经、二十二史以及诸子百家，皆学者所当究心，但才质敏钝不同，淹贯原非易事。而专治之经，必须精熟贯通。《御纂经书》集传说之大成，归于精要，正宜专心诵习，自首迄末，字字研求，不可放过。先将正文熟读精思，从容详味，然后及于传注，然后及于诸说，平心静气，以求其解。毋执己见以违古训，毋傍旧说以昧新知。本经即通乃及他经，如未能通不必他及。至于读史，亦先治一史，一史既通，乃及他史。至涑水《通鉴》及紫阳《纲目》则不可不读也。读某帝毕，即须从头检点，记其大因革，大得失之故，宰相何人，几人贤而忠，几人奸而佞，统计一朝衰盛得失之故，如在目前，然后看第二代。阅二十二史，如看本传，则又须看其何时出任，居何等官，有何功业，没于何年，统计一人之终始，如在眼前。然后再看他传。如此则读史虽不能全记，而规模总在胸中矣。濂、洛、关、闽诸子之书，阐明性理，至为明切，足以发人深省，益人神智。先儒曰，四子者，六经之阶梯。又曰，程朱者，六经、四子之阶梯。读宋儒书得力，则于经史益觉亲切有味矣。其他《通典》、《通志》、《通考》、《唐鉴》、《大学衍义》、《大学衍义补》诸书，唐宋诸大家文集，皆不可不读，各就其才力之短长，以为诵读之多寡可也。总之，今人读书之病，惟在心志不专，此卷未竟，又读他卷；此书未竟，又看他书。

且有随手抽看，游目涉猎，掩卷茫然，虽终日观书何益乎？朱子曰，读一书，篇章字名，首尾次第，亦各有序，量力所至而谨守之。字求其训，句索其旨。又曰，读上句如无下句，读此书如无他书，此循序之说也。庶几读得一句是一句，读得一篇是一篇，日计不足，月计有余矣。薛文清曰，今日学举业者，读诸经书只安排作时文材料用，与己全用干涉，故一时所资以进身者，皆古人之糟粕，终身所得以行事者，皆生来之习气，与不学者何异？此又以见记诵之无益于身心，而读书之不仅为作文也。今世之患，大率类此。诸生读书苟能以身体之，以心验之，凡前言往行，无一不与吾身相为对照，有暗合处即可坚其志力，有不及处便思企而及之，有相反处便宜通身汗下，立时悔改。前史之善败、得失，皆设身以处其地，尚论以知其人，如某事在今日当如何处置，某人在今日当如何位置。考其因革之故，酌其损益之宜，以经之理证史之事，以史之事合经之理。凡有所见，随手札记，心有疑难处，随时质问先生，以得其解，则凡所读书，皆能得益。未读之前，此心如何，既读之后，此心如何。既以淑我身心，广其识见，又将推之民物，大其措施，不外此数卷书得之矣！胡安定经义、治事为教，而游其门者，皆能有所成就，此意可法也。其他无益之书，非惟不必读，亦无暇读。昔人以《文选》教子，识者犹以沈、谢嘲风弄月，污人行止□□。陶士行以老庄之书非先王法言，不可行，况其他乎？至于近日之淫词艳曲，尤宜焚弃，不宜寓目，倘留案头，便是不祥之物。

一曰正文体

功令重科举之业。上以实求，下以实应。三场之文，一一皆合程式，非明达体用者，不能也。朱子曰，科举何尝累人，人自负科举。陆子以为学问思辨而笃行之，由是而进乎场屋，其文皆道其平日之学，胸中之蕴，必不诡于圣人。足见为学与应举原是一串事，非有二也。夫文以载道，必贯通经史，义理完足，不求工而自工。昌黎云，根之茂者其实遂，膏之沃者其光华，仁义之人其言藹如。又云，气盛，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。昌黎起衰八代，而其言如此，则知文之所以工有由来矣。柳子厚历道其用力之故，经史百家，无不研求，矜心怠气都为消尽。古人以文章名世，取精用宏，苦心实力，具上下千古之识，为阅历有得之言，既非空谈，亦非袭取。即以制艺论，有明三百年，其乡会程墨及文稿何啻数千万首，而传之至今，不能磨来者，亦复不多。盖惟载道之文，是以可传；有物之言，是以可久。后人读其文而不知其文之有本，规模形似，优孟衣冠，即偶尔幸获，何与于作者之林乎？今之文其肤浅庸熟者，固不足论矣。亦有故为艰深险僻之词，以自附江西五家派，无足取也。夫五家之文或得题之间，或抉题之髓，或登高而呼，或迎刃而解，或于小中见大，不一语寄人篱下，不一语抄袭前人，却又无一字、无一句无来历，无一字、无一句无意义。以浑灏曲折之笔，写布帛菽粟之理，此其所以可贵也。若本无深义，另无至理，故为险怪字句以欺人，使人不可解说，并至自己亦不能解说，而以为江西派，谬矣！试思六经之切，岂今日之文反欲驾于诸大家之上乎？孔子曰：“辞达而已矣也。”况言者心之声，文字关于心术。诸生今日所作之文，即为异日拜献之资。平正通达，可知其心地之光明；昌明博大，可睹其气局之宏远。若好为怪僻，欺人自欺，措之于世岂复有当？愿诸生涵泳经史，义理充积于中，而又熟读汉唐宋名家之文，以及有明名人制艺，以得其机杼，则无论平奇浓淡，皆可各擅其长，以健笔写其精义，决不以艰深文其浅陋也。

陈宏谋：豫章书院节仪十条

清乾隆七年(1742)

一、每年起馆送学日，行释菜礼。先时，陈设香烛、茶酒、果菜各五器及盥盆、巾帨。是日味爽，主人恭诣书院，送诸生入学，诸生俱迎门外。主人入院升堂，与先生行宾主礼，序坐，点茶。诸生诣先圣、先贤位前，主人行四拜，礼毕，主人分班观礼。礼生请先生诣先圣、先贤位前立，礼生赞诸生序班，班齐，先生就位。次教官，次诸生。礼生赞行释菜礼，引先生至盥所，盥毕，诣神前，跪，三上香，三奠爵，俯伏与平身，复位。先生、教官暨诸生俱行四拜礼。释菜礼毕，礼生请宾主、诸生同诣白、王二公祠内。主人拈香，先行四拜礼，先生同教官、诸生行四拜礼。宾主转讲堂，礼生赞拜先生，行送学礼。主人以次与先生行四拜礼，诸生拜先生，先生受四拜。又赞诸生拜主人，主人受四拜。又赞诸生拜教官，教官受二拜，还二拜。赞诸生分班对拜，班齐，对行四拜，毕，诸生暂退。宾主就席序话，毕，主人辞别。教官率诸生依长幼鱼贯升堂，请先生登讲席，诸生朝上三揖，两旁序立，听讲学。讲毕，诸生三揖，各退肄业。

一、每月朔望，清晨击云板三声，教官率领诸生至理学名贤祠，拱立。先生至，各就位拈香，行四拜礼。又至白、王二公祠，拈香行礼如前。教官又率诸生至讲堂，先生至，诸生朝上三揖，诸生向教官三揖，诸生对拜三揖，礼毕，各退肄业。

一、课文。每月三次，以初八、十八、念八日为期。每月先生一课，其余两课，本部院、藩司、臬司、粮道、盐道轮流出题课试，周而复始。凡各衙门课期，课卷先生披阅，第其甲乙，分为三等。一、二等分别奖赏，各衙门捐俸，不动公项。每月三课之外，各生尚有自课，随时送先生阅定。

一、每值课期，清晨击云板三声，出堂作文，务须肃静严密，尽一日之长，课卷未完不许退回私舍，粥饭各送至课位会食，夜不给烛。教官收卷即送先生处。凡遇各衙门课日，教官先一日请题，次早发下，并请封条一张，题目一到，即将讲堂大门封锁，如未完卷不许擅开。违者，教官难辞其责。

一、会课题目，四书文一篇，经解一道，此外或策或论或表或奏议。其策问不拘时务、史事，论题不拘何书。若抄袭雷同，一次置末，二次罚跪，三次则须摈斥矣。凡誊缮课卷务须端楷清真，不得潦草。课卷发下，仍写榜贴示，将课卷发诸生轮流同看。

一、从前考取诸生内，有授徒在外不能入院肄业者，仍许于会期附课。附课各生不给膏火，凡与课一次给银一钱，以为课日饭食之费，统于膏火内开销。

一、每日书院大门时常关闭，诸生不许出入，外间亲友等不得入院看拜，以滋往来酬应。置簿二扇，诸生有事告假，通知教官，并于簿内亲填事由，回日销假亦复如是。亦不得频频告假，以妨清课。

一、好讼原非善类，况诸生读书明善，尤须平心静气，责己恕人，非分之事定不干与。倘有切己不平不得已之事，许禀明先生赴官控理。如并非切己及捏词虚诬者，审出，无论事之大小，定行斥退。

一、本都院常往书院考道问业，坐定之后，诸生出堂三揖，站立听谕。谕毕各退，均不必迎送。

一、字纸最宜敬惜。古人遇故纸有五经词义及贤达姓名，不敢秽用。今见院中字纸多有委地者，大非所安。诸生须加意敬惜，各将字纸收存一麓。他处见有字纸，亦随拾取，朔望聚而焚之于镬。各舍中有字纸在地，及聚而不焚者，记过示罚。

乾隆七年三月上浣，抚江使者桂林陈宏谋谨书。

征引文献：

同治《南昌府志》卷十七，清同治十二年刊本。

光绪《江西通志》卷八十一，清光绪七年刊本。

民国《南昌纪事》卷三，民国九年刊本。

友教书院

在南昌。南宋初，江西转运副使程大昌在澹台（灭明）墓前建祠，祀澹台灭明。明初，复为修葺。万历十五年（1587），知府范涑檄知县何选重修，万历末巡抚王佐迁建于府学南，改称澹台祠书院。天启初毁。崇祯初，知府彭期生奉旨重建。清顺治十一年（1654），巡抚蔡士英重修，与白鹿洞、鹅湖、白鹭洲并称江西四大书院。雍正十一年（1733），诏命省城创建省会书院。乾隆三十八年（1773），布政使李瀚飭县清田租，筹经费。四十八年，布政使冯应榴重修。嘉庆十二年（1807），布政使先福修葺。道光中，东偏火毁，后重修。同治四年（1865），布政使孙长绂重修。南昌城内有豫章为一省书院，友教为一府书院，东湖为南昌县书院，一时人文鼎盛。王昶、黄爵滋、宋鸣琦等先后讲学于友教书院，王昶以江西布政使身份订有《友教书院规条》。书院遗址现为南昌市棉花街小学。

朱子白鹿洞规条

（正文略，详见白鹿洞书院。）

王昶：友教书院规条（后附田数）

清乾隆五十四年（1789）

一、友教书院旧名友教堂，本为澹台子羽祠，宋程大昌有记，在府学南棉花街。明万历十五年，知府范涑檄知县何选重修。国朝顺治十一年，巡抚蔡士英重葺（记载府志），益以田租，延师课士，与白鹿洞、鹅湖、白鹭洲并列为四大书院。雍正八年，巡抚谢旻、布政使李兰重修，迨后祠祀仍旧，教学无闻。乾隆三十三年，绅士呈请兴复书院，以束脩、膏火用费不贲中止。乾隆三十八年，布政使李瀚飭县清查田租，收租变价，供主讲修缮之费，随详请兴复书院，酌定章程，延掌教、设监院，造就生童。乾隆四十八年，布政使冯应榴详准重修。院中前堂为友教书院，后为君子堂，前后均有两庑，计屋十二间，又于西庑之西建屋四间。五十四年春，昶又添建四间，凡二十间。其头门三间，二门三间，围墙三面。头门外有屏墙，亦重修整。

一、士人当志在圣贤，力求仁义，上通性命，内治身心。疏水可甘，缊袍何耻？定不伎不求之念，坚不处不去之守。穷则独善其身，达则兼善天下。朱子《白鹿洞规条》已举其要，诸生但宜悉遵奉，毋庸另立规条。

一、孔子谓多见多闻，又谓君子博学于文。故四教先之以文，而四科列以文学。其后颜子言博我以文。子思言博学、审问。盖博学者，圣学之所从入也。今士子于群经且不能读，何况其余？舛陋空疏，徒为识者所鄙。诸生中不乏聪颖通材，有志自立者，应将经史子集以次浏览，

务期博雅闲通，不愧儒林文苑。即质有不逮，或专习一经一说，而通众说，或专习一史，以一史而通诸史，或通天文算术，或为古文骈体，或习诗词，或研说文、小学、金石文字，各成专门名家之业。

一、现今功令，轮年遍习五经。当此经学昌明之会，士子更宜踊跃奋兴，精心循诵。今除五十三年已习《诗经》外，嗣后应当接习四经。昔欧阳文忠公、虞文靖公皆言前贤授受，每日读经三百字，遗训可遵，岂容暴弃。在院生童等，每日必读熟经文三百字。查《诗经》四万八百四十八字，应以一百三十六日读完；《书经》二万七千一百三十四字，以九十日读完；《易经》二万四千四百三十七字，以八十日读完；《礼记》九万八千九百九十四字，以三百三十日读完；《春秋》一万五千九百八十四字，以五十四日读完，共须六百九十日，不及两年即能遍诵。监院按书按日，十日一令背诵。如有不熟，呵斥随之，责其再读。倘某经应读若干日者，倍其日而犹不能背诵，则是志气昏惰，屏之出院。其有五经之外或兼读《周礼》，或兼读《仪礼》，或兼读《左传》，课之，背诵如瓶泻水，则是有志研经之士。课文如在一等，作为特等，如在特等，作为超等，本在超等，即与第一同领奖赏。

一、坊间经文只取拟题，即有删读经文以趋偷巧者，最为士习人心之害。院中生童务读全经，即《礼记·曾子问》、《三年问》之类，不得私行删减。监院于背课时留心稽核。

一、孟子曰：夫仁在乎熟之而已矣。所谓深造自得，资深而逢源，皆熟之谓也。读文何独不然？本年开馆之日，监院先问诸生生平读熟古文、时文，共有若干，写成目录，亦于背经之日，一体背诵。而本司亦于课期至院时，酌量抽背经文，以验勤惰。

一、《易》之《兑》象朋友讲习，故孔子以学之不讲为忧，《中庸》谓审问、明辨，皆讲学也。陆子至白鹿洞讲“君子喻义”章，学人至有愧悔流涕者，朱子以为切中学者深痼之疾。今白鹿、鹅湖俱系昔贤讲学之地，而友教堂本与四大书院并列，前徽未沫，嗣其席者，未闻讲明而切究之，未免有亏师道。今书院中定于一、六日清晨，监院先至讲堂，仿大昕鼓微之法，击鼓三通，诸生齐集堂上。院长出而升座，监院率诸生三揖，以次列坐。院长或讲经一章，或讲史一则，或《家礼》，或《小学》、《近思录》，或《大学衍义》，摘条演解，总于存心养性，立身行己，居官经世之理，曲畅旁推，极深致远，务期诸生豁然贯通，憬然领悟。讲毕，监院令能文者二人将所讲之语录为讲章，收存院内，每月终汇录申送，俾本司阅之，亦得资丽泽他山之益。

一、书院内、外课皆为正课。内课以三十名为率，生监二十名，童生十名。外课以二十名为率，皆生监无童生。至附课，生童俱无定额。生监正课缺出，则以外课屡考在前者补之。童生正课缺出，亦于附课内照例补之。俟添置膏火、房屋，另增额数，以广翘材。

一、每月三课，初八日四书文一篇，经文二篇；十八日课四书文一篇，经文一篇，诗一首；二十八日课四书文一篇，经文一篇，策一道。虽专以四书文为主而使诸生各加肄习，庶不至于偏废。至每月初八课期，本司亲至点名散卷，其十八、廿八两期监院代点。

一、每课点名后，派首领一员在院稽查，生童毋许携卷出院。自三月至八月日长，不行给烛，自九月至二月给烛尽一更，不再给二更，仍未完卷者黜之。

一、增附生在院六年，已经岁科四试，而从未名列一等者，即应甄别。

一、在院诸生不许随意出入，司阍者记之，呈于监院，出入多者戒饬。

一、书院生童向惟南昌、新建二县准其肄业，但既为省会育材之地，自当一视同仁。嗣后正课缺出，即行文各学教官，将现在学院所试名列一等前三名诸生，令其送院，予以膏火。其有投刺求试者，择其文理明通取之，务在采择谨严，不得循情受嘱，滥以庸材充数。

一、书院并无书籍，何以资诸生繙阅？今置《廿一史》及《明史》一部，汲古阁《十三经注疏》一部，《通鉴纲目》及《续纲》、《纲目》三编一部，《御纂七经》各一部，王步青《四书大全》一部，《文选》一部，《通志》、《通典》各一部，《离骚》一部，《古诗纪》、《唐诗录》、《宋诗钞》、《宋诗存》、《元诗选》、《明诗综》各一部，《老》、《庄》、《荀》、《列》、《管》、《韩》各一部，《小学》、《近思录》、《家礼》、《大学衍义》各一部，《朱子全集》一部，《说文》、《玉篇》、《广韵》、《经典释文》各一部，《唐宋八大家》、《古文别裁集》一部，《钦定四书文》一部。此后续经费有余，再为增置。

一、院中书籍，本资诸生繙阅，但无人经管，必虞残缺。今于诸生中择老成勤慎者二人，立为斋长，令其每季晒晾，毋致霉烂蛀蚀，且管其锁钥。如有内课诸生取阅及外诸生欲携以外出者，皆必告之斋长而后取。阅毕仍旧送还。监院半年一查，倘有不全，责问斋长（斋长遗失书籍黜之），庶几免于遗失。至监院如有更换，应交代后任，出具接收册结，报司存案。

一、课期发案后，监院将超等前三名文字收起，俟年终呈送本司，择其尤者刊刻。

一、书院房屋已修过，三年后如有坍塌渗漏，床席家俱已用至二年后，如有破坏损折，监院具详请修，俟司中委员覆勘，估定银两，再行修理。

一、诸生课卷由监院制备，半年造具清册请领纸价并刷钉价银，每卷三厘。

一、每课奖赏超等第一名八钱，余六钱，特等三钱，一等前三名二钱。童生上取者亦二钱。监院按月造册，详司请给。

一、每逢课日，给予茶饭，每席坐六人，菜四盘，连饭给银三钱。又总设茶炉，均使司阍者办之。

一、院长每年束脩一百六十两，膳金四十两，监院按季赴司支取。

一、住院内课诸生向例每月膏火银八钱，实不足以供饘粥，今加增四钱，每月共一两二钱，薪水之资绰然宽裕。至外课诸生月给四钱，亦不足以资鼓励，今酌增四钱，每月共八钱。按月发给，一课不到，扣除十日膏火。

一、澹台子栗主及君子堂诸先贤，应于二、八两月下旬监院择日祭祀，报知本司主祭，并令南昌、新建两县东西分献。如知县有事不能到即嘱院长、监院代之（各用小牢、一笾、六豆、六酒、三爵），每次销银四两。

一、司阍二名，向来月给四钱，今添给二钱，并责其每日打扫干净。

一、书院田租二庄：一在生米东塘官庄、萧坊、业城、下元坊、杨陵凹等处，岁收斛租谷一百六十一石七斗七升；一在丰安慈姑下五里余家桥地方，庄屋仓储俱备，岁收乡斛租谷六百一十一石五斗三升。乾隆三十九年，武生严赵鋈捐田一庄，坐落新邑丰乐上谿圩，计田二十七亩三分九厘，额收漕斛谷五十四石一斗九升零，由县经理，而县丞及生米司巡检督收之。以江西常平仓内每谷一石价银六钱，共计糶得银五百六两五钱七分。其后又于豫章书院存余膏火内拨银三百两。四十九年，南昌府、南昌县又每岁各捐助银四十两，今后藩司亦每岁捐助银一百两。

一、计田租捐拨共得银九百八十六两五钱，束脩、膏火所需究属不敷。今署宁都州丰城县

知县李培、署进贤县试用知县徐炎、奉新县知县邵凤鸣、临川县知县顾鉴、新城县知县朱树翬、铅山县知县杨浩然、署鄱阳县、兴安县知县陈盘言等七县知县又愿每年各捐一百两，共银七百两，助资善举，甚属可嘉。除详明两院永远遵办外，另行刻石讲堂，俾传勿替。嗣后司中按季催缴，以供散给，自可无忧缺之。

一、通计内课三十名，每名每月一两二钱，一月应银三十六两，除封印、开印外，十一个月共用三百九十六两（逢闰加三十六两）。外课二十名，每名每月八钱，一月应银十六两，除封印、关印外，十一个月共用一百七十六两（逢闰加十六两）。每课超等以五名为率，奖赏第一名八钱，余四名六钱，每课三两二钱，一月三课，应九两六钱，以十一个月算，共计用银一百三十二两（逢闰加十二两）。特等以十名为率，每名三钱，每月三课，应九两，以十一个月算，共计用九十九两（逢闰添九两）。一等前三名及上取童生三名，共六名，每名各二钱，一月三课，应三两六钱，以十一个月算，共计用三十九两六钱（逢闰添三两六钱）。每课给诸生饭十桌，每桌四钱，每该银四两，一月应十二两，以十一个月，共计用一百三十二两（逢闰添十二两）。院长脩膳共银二百两。诸生课卷每月用一百五十本，每本三厘，该银四钱五分，以十一个月算，计用四两九钱五分（逢闰添四钱五分）。致祭澹台祠及先贤每年二次，每次四两，共银八两。监院每年给与薪水银二十两。司阍二名，每名每月六钱，共一两二钱，一年共计十四两四钱（逢闰加一两二钱）。

右共计每年用银一千二百二十一两九钱五分（逢闰添九十两零二钱五分，该银一千三百十二两二钱），比较一年所入一千五百七十六两五钱七分之数，每年应余银三百五十四两六钱二分。嗣后，闰年及额外之用，自可有盈无绌。

征引文献：

光绪《江西通志》卷八十一，清光绪七年刊本。

王昶《春融堂集》卷六十八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本。